

大唐創業起居註

陶

錫山書齋



大唐創業起居注

御覽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

山右叢書初編

趙戴文題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隴

徐永昌 次宸

常務委員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圖

陳敬棠 芷莊

委員

賈景德 煜如

張友桐 曉琴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滄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琴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綱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宜之

徐鴻寶 森玉

任晰亮 亮裁

常乃惠 燕生

趙正楷 法真

方聞 彥光

顧問  
編纂

田九德 玉如

原士才 石民

總幹事 于萬河 霞裳

幹事 焦陽三 養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疇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漢鼎

邢淵經 伯涵

劉受福 百之

大唐創業起居卷上

起義旅至發引日凡四十八日

山右叢書初編

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尙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 臣溫大雅撰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還至雁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勁敵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於蝟毛羣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何以濟天其或者殆以畀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以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旣至馬邑帝與

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卽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上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候每逢突厥候騎傍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帝猶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口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似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人時有賊



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

唐諱虎字

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

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旣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鬪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

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  
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  
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  
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  
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  
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縱遂爲突厥所敗旣而隋主遠聞以帝  
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  
圖籙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  
王侍側耳謂王曰隋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  
爰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孛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笑王泣  
而啟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鋼繫  
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勵謹當敬

天之誠以下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兵馬討捕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於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時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爲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謨從此遂定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振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繪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

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辦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厭之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和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羣盜徧於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豎子生於塞上一朝繇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驅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翦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因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以甯甯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振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部

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闖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閼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效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敗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權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振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

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  
恐威雅猜覺亦不之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謂嘉  
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  
天子初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  
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弗問雅性庸  
很不知慙屈是時帝甚得太原內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引王威密伺  
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  
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龍相善龍感帝恩眄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啟聞帝  
謂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  
多言我爲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  
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  
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

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景寅突厥數萬騎鈔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  
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  
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  
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  
之待突厥過盡鈔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  
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鈔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鈔其馬突  
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無所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  
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无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也私有危懼皆疑王  
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懼甚於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  
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  
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  
之二日

甲子是十五日  
丙寅是十七日

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

至天既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慮也帝以見兵本少又失康達之輩戰則衆寡非敵緩恐人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援來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去必莫追之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人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卽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彼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起義兵欲甯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甯忘



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唯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尙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恠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卽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罰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此